

痕。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，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，無非埋着曾經活過的軀殼。待再經若干歲月，又當化為煙埃，并紀念也從人間消去，而我內事也就完畢了。上午也正在看古文，記起了幾句陸士衡的弔曹孟德文，便拉來給我的這一篇作結——

既睇古以遺累，信簡禮而薄葬。

彼裘紱於何有，貽塵謗於後王。

嗟大戀之所存，故雖哲而不忘。

覽遺籍以慷慨，獻茲文而悽傷！

一九二六，一一，一一，夜。

蘇曼殊之我觀

柳亞子

(一) 蘇曼殊的家世與性格

蘇曼殊是一個浪漫的文學家，連他家世的傳述，也是很浪漫的。因為他從沒有明白告訴人家，人家去問他時，他却說馬馬虎虎就算了。據我們所知道的，有人說

他父親是廣東人，母親是日本人，他是和歷史上有名的鄭成功一般的混血兒。也有人說他完全是日本人，不過在五歲時就跟他的義父香山蘇某來到廣東的，所以便變成廣東人了。但他的義父不久就死，家裡的人很排斥他，他生身的母親又遠在日本，真是舉目無親，零丁孤苦，甚至于去做和尚，所以人家就叫他「蘇和尚」。但他做了和尚以後，又重新還俗，到日本找他的母親去，「蘇和尚」于是又不做和尚了。

蘇曼殊不愧是一個天才，梵文英文都懂，詩文小說無不好。他批評各國文字，說最好是梵文，次之是漢文，最淺薄是英文。他是精通各種文字的，敢斷定如此。我因為不懂外國文，便不能批評他這個斷定對不對。

他曾在蘇州吳中公學當過教授。這個時候，正當南洋公學學潮起後，在上海的革命機關，如愛國學社，中國教育會等，都鼓吹學生自己起來辦學。曼殊所教授的學校，也是學生自己組織的。後來因官廳封禁，便停辦

曼殊最愛蘇州，尤其愛蘇州采芝齋的粽子糖。

他的性情非常浪漫，喜歡遨遊，除了中國和日本是他的老家，每年來往不算外，亞洲的地方，如暹羅，錫蘭，印度，南洋群島都到過。他歡喜吃，竟至貪吃。記得辛亥秋冬，我與他一同在上海時，家鄉有麥芽塌餅寄來，他竟一口氣吃了二十四個，情願吃到肚痛生病。我還到家中以後，寫信去叫他來玩，他還問有沒有麥芽塌餅吃？他是被人稱為工愁善病者，但是要曉得他所善病的，乃是病食。就是他的死，也是死于貪食而成的不起的腸胃症。他死後，景況非常蕭條，身後之事，都由一位與他素不相識的汪精衛先生替他主持。汪君便和孫中山先生商量，籌到一點款子，為曼殊築墓于西湖之孤山。担任築墓者說，想在墓前造一所燕子龕。燕子龕者，曼殊所以自名其飄流無定之住處也。

(二) 蘇曼殊的文學作品

蘇曼殊的文學才能，不是讀死書讀出來的，全靠他的天才。現在分成二層來講講。

1. 創作的文學

他的作詩，全不用心做作，全靠天才；他的詩完全是自然的流露。他的詩雖不用心做作，可是自然而然的非常優美，給讀者一種雋永輕清的味道，給讀者種種深刻的印象，使讀者誦過他的詩後不會忘記。我想把李延年的『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，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』一詩來批評曼殊的詩是最好。譬如他的：『春雨樓頭尺八簫，何時歸看浙江潮，芒鞋破鉢無人識，踏過櫻花第幾橋。』我們看這種詩，不是極臨風獨立，飄飄欲仙之趣嗎？他的詩個個人知道是好，却不能說出他好在什麼地方。就我想來，他的詩好在思想的輕靈，文辭的自然，音節的和諧。總之，是好的在他自然的流露。他的詩彙刊成冊的，有我編印的燕子龕遺詩，可惜所印的一千本全送完了。後來上海大東書局出一本燕子龕殘稿，是詩與小品文彙集在一起，外加一種隨筆，但現在也絕版了。新近所出版的，是一九二六年六月印行的燕子山僧集，以燕子龕殘稿為藍本，再加入拜輪詩選，碎

簪記，斷鴻零雁記，三種。在上海中原書局發行。

曼殊的小品文，有如其詩，亦極自然，非常的優美。人家一看見這種辭句，就能知道是曼殊做的。至于牠們好在什麼地方，也是和他的詩一樣，不能斷定。譬如他的燕子籠隨筆，就有這種的神韻，令人百讀不厭。還有許多信札，也是極有趣味，在裏面流露着曼殊浪漫的個性。關於學術方面最重要的一封信，是他寫給西班牙瑪湘處士的長信。對於梵文和佛教，有種種奇妙的見解，不同流俗。此外所做甚少，除尚有梵文典自序，曼殊畫譜自序，拜輪詩選自序，文學因緣自序，雙杆記序，等數篇外，竟找不出甚麼重要的作品了。

曼殊的小說，人人都愛好，也無庸我詳細介紹。有一本斷鴻零雁記，是上海廣益書局出版的，由商務印書館譯成英文，聽說蘇州東吳大學已把來當做英文課本。除了藝術上排側的情致，纏綿的筆意，足推爲曼殊傑作外，斷鴻零雁記也是曼殊的一篇自傳與戀史。還有絳紗，焚劍，兩記，登過甲寅雜誌，現印入上海亞東圖書

館出版的名家小說內。此外如碎簪記登過新青年，非夢記登過小說大觀，天涯紅淚記登過一九二四年日本東京出版的民國雜誌。可惜都沒有單行本；尤其是天涯紅淚記沒有登載完，剩下的稿子不知到那裡去了。

2. 翻譯的文學

除了詩文小說以外，曼殊重要的作品，要算介紹外國文學了。曼殊精通梵文和英文，他的繙譯文學，也要分兩層來講：關於梵文，曼殊有譯印度詩聖迦黎陀娑所著的沙恭達羅劇曲一種，可惜現在沒有流傳。還有梵文典八卷，初步梵文典四卷，梵書磨多體文，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，也都不知下落了。關於英文，最初成書的是拜輪詩選，次之是文學因緣，但拜輪詩選的出版却在文學因緣以後。拜輪詩選在一九〇六年成書，一九〇八年于日本出版的。書中印有曼殊自己的小像，和拜輪留別雅典女郎英文詩樂譜。他的內容，是譯拜輪詩五篇：去國行，留別雅典女郎，贊大海，答美人贈束髮璫帶詩，哀希臘。其中四篇是曼殊自己譯的，

留別雅典女郎一詩，又載于文學因緣，據自序說是故友所譯，據天義報所登文學因緣目錄，說是盛唐山民譯。盛唐山在安慶省城，這一位無名的譯者，大概是安徽人了。

這一部拜輪詩選銷路最好，一九一二年五月再版，一九一四年八月三版，都在日本印刷的。再版上添了一九〇九年白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的一篇叙。文學因緣是一九〇八年正月在天義報上登廣告發行的。出版的年份，大概是一九〇七年，出版的地方，也在日本。他的內容，第一是曼殊的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譯文，第二是曼殊的畫九幅。以下便是英譯的中國詩，有詩經八章，古詩兩首，木蘭歌，李白詩七首，長恨歌，采茶詞，葬花詩。這許多東西並不是曼殊自己譯的，不過他把來編輯起來罷了。以下是曼殊譯的歌德題沙恭達羅詩一章，拜輪詩一截，又盛唐山民譯拜輪留別雅典女郎詩四首，再以下便是曼殊自序了。這是文學因緣的第一卷。還有第二卷，目錄也見天義報廣告，除曼殊校錄南天竺婆羅門僧碑，冷泉亭真景，又曼殊畫十幅以外，其餘都是英譯漢

詩。這一卷沒有出版，現在不知去向了。繼文學因緣而出版的，有潮音一書。是書脫稿于一九〇八年，出版于一九一一年。據說是經過日本金閣寺僧飛錫所刪定的。飛錫有一篇跋，講得很詳細，稿子現在我處。但潮音的印本上卻沒有登載，真是莫明其妙！潮音也在日本出版，是曼殊作品中裝訂和紙張最優美的一本書。上面有拜輪遺像一幅，曼殊自己的小像兩幅，又石像攝影一幅。次是白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的英文序，就是拜輪詩選上的那一篇。次是曼殊的中文自序，也和拜輪詩選上的自序完全相同，不過把一九〇六年的紀年，改做一九〇八年罷了。再次是曼殊的英文自序。潮音本書內，有曼殊譯的拜輪去國行，贊大海，答美人贈束髮璫帶詩，哀希臘，師梨冬日詩，豪易特去燕詩，彭斯頌頌赤牆靡詩，梵士女詩人陀露修樂苑詩，等等。又有拜輪年表，係英吉利詩人佛子爲曼殊參訂者。末後附英吉利閨秀詩選一卷，都是英文。此外還有一部漢英三昧集，是一九一四年八月在日本出版的，印有曼殊僧裝小像，內容完

全是英譯的中國詩，從詩經到李白，杜甫，張九齡都有，也是他人所譯而曼殊編輯的。內有幾首和文學因緣第二卷目錄相同，我疑心他就是把文學因緣第二卷來改造，不過換一個名目，又調換些材料罷了。末附英譯大乘起信論真如門一節，李陵答蘇武書一篇，全書完結。還有慘世界一書，是節錄法國露俄的小說 *Les Misérables* 而加以穿插的。全書共十四回，內第一至第六回，又十四回，大概是露俄原書所有，七至十三回，完全是曼殊加進去的。一九〇四年上海鏡今書局出版。以上各書，原本都已絕版了。現在市上所通行的，文學因緣是上海羣益書社再版本，但把曼殊的畫都刪去，大概是翻印不出的緣故。又在封面刪去「卷一」兩字。潮音有湖畔詩社再版本，刪去了一幅石像攝影，但加了新式標點是很好的。上海創造社出版部有代售。拜輪詩選，漢英三味集，慘世界，都有上海泰東圖書局翻印本，不過「慘世界」被改做「悲慘世界」，「漢英三味集」被改作「英漢三味集」了。

此外，就要講到曼殊的畫了。曼殊的畫，也是天才，他的題材極少，只有淡淡的幾筆。我雖然不懂作畫，但頗覺美妙。畫家們也說他畫的好。他生平不肯多作畫。革命先烈趙伯先先生與曼殊相識于南京陸軍小學，伯先請他畫一幅長城飲馬圖，他沒有畫。後來黃花岡失敗，伯先憤懣嘔血而死。曼殊十分痛惜，便把畫畫好，叫人帶至香港，燒于伯先墓前，並謂從此以後，不復作畫了。曼殊的畫稿，流傳于人間者極少。一九〇七年在日本時，女弟子何震替他編一部曼殊畫譜，要想出版，到底沒有成功。文學因緣上有他的畫九幅，天義報上也有十餘幅。曼殊死後，蔡哲夫把所藏的畫二十餘幅，用玻璃板印行，名曰曼殊上人畫冊，但印得很少，現在已不能找到了。

(三) 蘇曼殊的思想

詩文小說繙譯和畫，都已講過了，今畧講一講曼殊的思想。他的外貌，對於政治社會等問題，彷彿很冷淡，其實骨底裏非常熱烈，不過不表現于臉上罷了。朋

友們聚在一起談到國事時，他便道今夜只談風月。同盟會在日本進行的時候，他也沒有人會；雖然他的朋友都是革命黨人，甚至于開秘密會議時也不避着他。但當辛亥革命，先烈陳英士先生在上海起義，消息傳到南洋去時，他忽然熱心起來。此時曼殊正在南洋教書，沒有旅費還來，便將書籍衣服完全賣去，一定要趕回上海。在尚未還國以前，他寫一信給我，其中有詩兩句是，『壯士橫刀看早檄，美人挾瑟請題詩』。並說道，『遙知亞子此時樂也！』。從這幾句話，可以知道曼殊對於革命希望的熱烈了。還有一件事，就是上海城隍廟開闢商場時，他說賣糖粥的從此沒有生路了；能開店的都是有資本的，小販生活將絕了。他平常絕不談社會問題，然而無意之間却露出同情于無產階級的思想來，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。

(四) 蘇曼殊的逸事

曼殊生平最喜吃，尤其喜吃糖果，可可糖，粽子糖。八寶飯，都是他的必需品。他又喜吃雪茄烟。曾聽人

說，他在日本時，有一天雪茄盡了，可是沒有錢，他便將口中的金牙齒拏下來去變錢買雪茄。他沒有錢，他的錢，大抵朋友供給他的；但是他身邊一有錢，就亂用起來，用完為止。用完了，怎樣辦？他睡在牀上，蓋了被頭，不起來，任肚子饑餓着。還有一件有趣的事，一天他在上海馬路閒步，遇見一個友人。友人問他何處去，他說一個朋友請他吃夜飯。友人說我也被人家請去吃飯。後來問他請他吃飯的什麼人，在什麼地方，他想了半天，竟說都忘記了。於是便跟着那位友人去吃飯。

(五) 結論

我現在總結蘇曼殊的生平，可以說：他乃一天才文學家，極富浪漫性；他並不參與革命事業，但革命思想非常熱烈，對於社會問題亦復如是。我可以把「神龍見首不見尾」，「賢者不可測」二句來做他的傳贊。

无忌案：原文係去年家父在家鄉演講之稿，曾由徐蔚南先生記錄，載鄉間報紙上。當時所講，頗多謬誤。今由家父親自改正添削載語

絲，與原演講稿截然不同了。

又按編印曼殊遺詩的，除上文所提及的燕子龕遺詩，周氏的燕子龕殘稿，段氏的燕子山僧集外；現在我們又承周作人先生指示，知有一沈尹默書曼殊上人詩稿一冊，由亞東發行。此書在上海已無買處，原書亦未見，僅知：『此冊所收即燕子龕遺詩全部，又補遺九首，末附沈君題詞，計詩七首，詞二闕。出版時日大約係民國十年，現似已絕版。』——見語絲一〇一期三七七頁。又蒙黃豈凡先生見示在粵中刊印的曼殊上人燕子龕詩。原書係于民國十年，由香山馮秋雪先生搜藏印行，共詩七十五首，較燕子龕遺詩多十首，較燕子山僧集舊詩中，少耶婆提病中，失題，二首。我們感謝周，黃，二先生；并希望諸位珍藏曼殊作品，或對於曼殊有興趣的先生們，熱心贊助，多多供給我們些材料，助我們搜集曼殊的作品，期完美與速成我們編輯的曼殊遺集。如

蒙賜下曼殊遺稿，或任何關於曼殊的作品或通信，請寄北京清華學校，柳無忌收，為感。

一五，十，卅一。

大家的小品

別士，紹原

二十九 結髮為夫婦

(1) 別士來函

江紹原先生：

頃見語絲上廣告，尊著鬚髮爪將付印。日前敝友為余言，關於髮灤州曾有以下習俗：前清蓄髮時，未婚男子薙頭，必於左前額獨留一撮不去；日積月累，長實與髮辮相掙。舉婚，始剪下，付其妻，雜辮入她的髮中為髻；說是結髮為夫妻的意思。所以看灤州的男子，只要見他頭上有一撮累垂的長髮，就可斷定他還是一個獨身者。此俗和廣東的未婚女子打辮不梳髻同一功用，不過粵俗現在也不盡然了。至於灤俗，某君說恐怕亦已革除。不知尊著已收入此點否？有收入的價值否？此頌著